

梨园传本 粲然备列

——《程硯秋玉霜簪珍藏稿抄本戏曲集刊》序

吴书荫

程硯秋先生(1904-1958),字玉霜,后改为御霜,是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,四大名旦之一,他所创立的程派,为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重要流派之一。他自幼家贫,长而好学,喜聚书,爱读古典诗文和词曲,据其夫人果素瑛说,他“常在书房阅读,至深夜而不睡”^①。在他的玉霜簪书斋里,藏有大批清代梨园传本,都是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南戏、元杂剧、明清传奇和杂剧的演出本,为戏曲史和昆曲表演艺术研究者所瞩目。

这批梨园传抄本来源于金匱陈氏的旧藏。清末民初,在北京梨园界中,藏抄本戏曲最富者,一为金匱陈氏,一为怀宁曹氏,两家所藏,约计四千餘册(见傅惜华《缀玉轩藏曲志序》)。金匱陈氏,指清嘉庆至咸丰时著名昆曲演员陈金雀,他祖籍金匱(今江苏无锡),寓居于苏州。原名双贵,字熙堂,号金觉,因嗜好古篆,别署学古篆伶人。幼习声律,嘉庆十六年(1811),由苏州织造府选送南府司乐,拜师孙茂林,习小生。因首演《金雀记·乔醋》,得到嘉庆皇帝的赏识,赐名“金雀”,遂以此名行世。道光七年(1827),南府改制,裁退民籍学生,金雀依附外班演出。“每当广筵通肆,按拍倚声,听者无不击节,信绝技也”。后返京加入四喜班演出。咸丰十年(1860),再应召入南府,为昇平署总教习。同治二年(1863)秋,诏永远裁革。金雀得暇,遂闭户读书。光绪三年(1877)卒,享年七十八。著有《七声反切易知》、《见同杂记》、《填词姓氏考》、《明心鉴》、《剧齣群书目录》和《杂剧考原》六部,“皆叙述乐部声容、词曲原委,及教诲梨园子弟心法也”。长子寿山,也习小生,曾搭三庆、四喜班演出;仲子寿彭、季子寿峰皆为昇平署供奉;寿峰长子嘉梁,为清末民初著名笛师,曾为梅兰芳司笛和授曲。其婿钱阿四(名玉寿)、梅巧玲(梅兰芳祖父)都是当时的昆曲或京昆兼擅的名旦。金雀病故后,兄弟分居,他毕生搜集和抄订的曲籍尽归寿

①陈叔通:《程硯秋文集序》,中国戏剧出版社,1959年,第2页。

②参董文焕《陈金雀传》及王芷章《清代伶官传》卷中陈金雀父子的小传。《陈金雀传》载《研樵山房日记》,见董寿平,李豫:《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7年,第647-649页。

峰所有^②。怀宁曹氏,指安徽怀宁曹春山,名福林,唱昆曲老生,其父曹凤志,工昆曲小生,父子俩都是嘉庆至同治年间四喜班的昆曲名角。曹春山之子曹心泉则是近代著名的戏曲音乐家。这两个梨园世家所藏曲本,大部分是两家和昆曲班社的演出本,还有不少抄本出自内府和昇平署。民国十四年(1925),陈嘉梁在京逝世,未几,二千餘册藏曲让归梅兰芳和程硯秋,各得其半。世称“梅氏缀玉轩藏曲”和“程氏玉霜簪藏曲”,成为当时的一件盛事,传为曲苑佳话^①。

1930年,入藏于程氏玉霜簪的部分曲本,先由书法家魏铁三(名域,浙江绍兴人)做了初步清理,但未分类编目。次年,经程硯秋的编剧金梅庐(名仲荪,浙江金华人,《剧学月刊》主编)介绍,将曲本悉数交杜颖陶进行整理、分类和编目。这批曲本共计1563册,含剧目1436个,绝大部分是昆曲剧本,也有极少数京剧、秦腔剧本。杜氏从中挑选出522种,约578册,请工匠镶衬装订,并加上函套。另有散包本,约985册,含剧目914种,他认为重复或无保存价值,“仍旧回到那重纸密裹的世界”^②。

在函装的整本戏中,有75种未加著录的稿本、孤本、珍本、罕见本,或虽经著录,但传本较少者。稿本有康熙五十年(1711)辛未端午衡栖老人题于锦帆泾书馆的自序本《双叩阊》,及《三奇侠》(末页题“桂月望后创稿,越月告竣”)。抄订本中有明末清初的《钵中莲》,顺治十三年(1656)岁次丙申孟秋上浣十日彭城佐卿于天津卫寓书抄《万年欢》,康熙十一年(1672)壬子季春吴郡双林里甘淡道人录于闽城刘克为衙署之《麒麟鬪》,康熙十六年(1677)十月初十日录点、吴门杨俊生写敦伦堂记《为善最乐》(首页题“景飴堂”。演宋王曾父子事),康熙三十三年(1694)甲戌润蒲上浣三日抄《百顺记》,康熙三十四年(1695)张云生抄《凤凰阁》、康熙三十八年(1699)己卯荷月下浣二日平江朱君采重录《绣衣郎》(下卷),康熙三十九年(1700)玉音妙好堂抄正、天喜沛郡本忠良臣氏识录《紫金鱼》(上卷末尾题“康熙皇爷万寿日抄完,是年三十九年”),康熙四十五年(1706)丙戌遇重九值夏抄录《珊瑚帔》,康熙五十年(1711)培德堂主人范阳彩臣校过点板重订藏用本《钓鱼船》,康熙五十七年(1718)桂月半痴笔录《倒精忠》。雍正元年(1723)十一月初八在杭城程倩文家抄录并点岱瞻笔《景园记》,雍正七年(1729)虎月在寓中高岱瞻抄《酒色财气》,雍正九年(1731)十二月在仪真县录完季秀甫笔、施实侯记抄《盘陀山》,雍正十二年(1734)荷月在杭寓中高岱瞻抄写《金兰宜》,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抄《天书记》,乾隆四十二年(1777)春高岱瞻抄、江溪主人校订《御袍恩》(又名《百福带》),同治元年(1862)十一月十七日学古篆伶

①至于曹氏藏曲,曾由杭邵锐编有《怀宁曹氏藏曲草目》,计有五百三十多种。只知其中七十种,于民国二十四年(1935),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所购藏(见《卢前曲学四种·〈读曲小识序〉》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93页),今归中国国家图书馆。其他部分的下落待考。

②杜颖陶:《记玉霜簪所藏钞本戏曲》,《剧学月刊》一卷六期,民国二十一年(1932)。

人陈金雀煦堂抄录完竣《十全福》。甲子年蒲月东海公言录《倒浣纱》、庚寅年荷月乙丑日抄录《双美缘》、癸酉仲秋抄《青虹啸》(又名《檐头水》),赵舜章至德草堂《烂柯山》,洪善堂抄《千秋鉴》,洪梅对月轩抄《玉镜记》,观心室珍藏汝南郡《白蛇传》,三槐堂主抄《无底洞》(又名《陷空山》),以及《江天雪》、《金花记》、《节孝记》(演黄觉经寻亲事)、《五福星》(又名《五福记》)、《称人心》、《万里缘》、《牡丹图》、《四奇观》、《再来人》、《人中龙》、《马上缘》、《万倍利》、《落金扇》、《新编菱花赚》、《忠烈记》、《盗金刀》、《双凤缘》、《双鹤配》、《双容奇》(又名《锦衣归》)、《风流配》、《龙凤祥》(又名《群星辅》)、《万珠袍》、《宜男佩》、《玉蜻蜓》、《百子图》、《双缘照》、《顺天时》(一名《三山关》)、《顺风旗》、《金刀记》、《铜台府》、《后渔家乐》(下卷)、《双凤缘》(上卷)、《万寿图》(下卷)、《迷楼现》(上卷)等。其中又以曹文澜乾嘉间抄录订正的散齣本尤夥,计有13种(其中与龚兰生合作两种),即嘉庆三年(1798)戊午杏月廿有八日为文澜大哥正、愚弟龚兰生抄《儿孙福》,戊午冬月五日文澜耕心堂校订《风云会》,戊午岁仲冬日为文澜大哥斧政、愚弟兰生抄《麒麟阁》,嘉庆六年(1801)辛酉林钟廿有五日文澜《后寻亲记》,嘉庆十三年(1808)戊辰冬月曹文澜重订《衣珠记》,嘉庆十七年(1812)九月廿有二日长洲曹文澜于京邸三径书屋抄《金瓶梅》(有一部题“嘉庆二十三年新正月十有一日于都门松竹堂南轩书,曹文澜”),嘉庆十八年(1813)五月初一日吉立、曹文澜《奈何天》,嘉庆十八年六月十九日曹文澜重订《珍珠塔》,嘉十八年曹文澜抄《金不换》(即《锦蒲团》),嘉庆二十年(1815)十二月中浣订《火云洞》,嘉庆二十三年(1818)戊寅冬月曹文澜重订《千忠录》,嘉庆二十四年(1819)六月廿有八日书秋鸿讥讽魏忠贤于德寿书室之《梲机闲评》,茂苑曹文澜。真可谓琳琅满目,梨园传本,粲然并列。

郑振铎先生主编《古本戏曲丛刊》时,第三集所收清初戏曲作品,大多数选自“梅氏缀玉轩藏曲”和“程氏御霜簪藏曲”,其中苏州曲家桃渡学者(钮格)的《磨尘鉴》,李玉的《千忠录》、《万里圆》,叶稚斐《琥珀匙》,张大复的《钓鱼船》、《海潮音》、《读书声》,朱佐朝的《轩辕镜》、《五代荣》、《石麟镜》、《双和合》(两种,一本署“清朱佐朝撰”;另本则标“清无名氏”),邱园的《御恩袍》等十三种,都是由程砚秋先生提供的玉霜簪藏本影印的。康熙时张繫的《双叩阁》、佚名的《千秋鉴》拟收入《丛刊》第六集(见吴晓铃拟《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初稿》)。其中《长生乐》、《景园记》、《盘陀山》、《金兰宜》、《青虹啸》等,都要早于《古本戏曲丛刊》所收旧抄本,对版本比勘和研究极具参考价值。至于《磨尘鉴》、《珊瑚帔》、《为善最乐》等近十种,只有“缀玉轩藏曲”有过录本或复本,由于梅氏书已入藏梅兰芳纪念馆,不便于流通使用,这样玉霜簪的藏本就更为广大读者所关注。

稿本《双叩阁》传奇作者张繫,字采于,号蘅栖老人,长洲(今苏州)人。著有《蘅栖词》。康熙四十五年丙戌(1706)秋,她“应征北上,设帐于王府,馆课

之暇,奉内主命,草撰杂剧几种,悉授家优演习”(卷首《自序》)。她是最早创作传奇剧本,且有存本传世的著名女曲家,因此为治戏曲史者所重视。尤其是专门研究女曲家的女学者,因未能一睹《双叩阁》风貌而引以为憾。此本卷首钤有“王宫女傅”、“张纂”、“采于”等印记。全剧二十五折,借明万历时马大猷蒙冤故事,隐射康熙间实事。惜尾折《恩旌》残缺,然另外多出第十六折《改装》和第十七折《投江》残页,剧中生为韩世宏,旦为王淑真,写张清替韩世宏死事。与《双叩阁》的故事情节毫无关联,可是钞写的字体和行款格式与稿本相同,显然不是他人剧作混入。据《自序》张纂尚有“杂剧几种”(“杂剧”泛指戏曲),检《笠阁批评旧戏目》、《今乐考证》等曲目的著录,今可查考者,尚有传奇《才星现》和《醒蒲团》,这两折残页可能是其中某剧的佚曲。若确如此,即使吉光片羽,亦弥足珍贵矣。

又如《钵中莲》传奇也是值得一提的剧作,它不分卷十六出,演王合瑞和殷凤珠事。广为流行的地方戏《王大娘补缸》,就出自第十四出《补缸》。剧中除用昆曲曲牌外,还有弦索、山东姑娘腔、四平腔、诨谑腔、西秦腔、京腔等,七种声腔集中共演一个剧,反映晚明剧坛诸腔竞奏、争奇斗艳的盛况。杜颖陶在民国二十二年(1933)四月出版的《剧学月刊》第二卷第四期上,刊行《钵中莲》整理本并加以介绍,为研究戏曲声腔史的学者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。

再如李渔的《玉搔头》,此剧见于《古人传奇总目》著录,而《传奇汇考标目》则题作《万年欢》。它谱写明武宗与妓女刘倩倩及范钦之女淑芳的爱情故事。据黄鹤山农《玉搔头序》载,李渔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,“乙未冬,笠翁过萧斋,酒酣耳热,偶及之,笠翁即掀髯耸袂,不数日谱成之。”^①乙未即顺治十二年(1655),剧应撰于这一年冬。玉霜簪藏曲中有舞台演出本《万年欢总本》,抄本卷十四出后云:“万年欢上本终,丙申七月初六日起书。”下本卷尾又有一行题记:“顺治十三年岁次丙申孟秋上浣十日彭城佐卿于天津卫寓书抄。”据这两则题记,可推知《玉搔头》初名《万年欢》,顺治十二年冬脱稿后,即付诸梨园演出。因为深受观众喜爱,不胫而走。次年七月,就由江南杭州流传到北方的天津卫。《万年欢》二卷二十九出(比《玉搔头》少一出),不标出目名。从关目安排到场次、唱词及宾白,都与后来刊刻的《玉搔头》不尽相同,对我们考察这个剧从初创到定稿都极有价值。

在程氏玉霜簪所藏抄本戏曲中,如《虎符记》、《太平钱》、《迷楼现》、《龙凤配》、《宜男佩》等五种,皆钤有“宁府”、“游戏”、“观其妙”及“养志堂玩赏图书”印记。宁府,即宁郡王弘皎的府第,为清代著名的八大王府之一。弘皎是康熙帝十三子怡亲王允祥的第四子,字镜斋,号东园,自号秋明主人,室名春晖堂。雍正八年(1730)封为宁郡王,乾隆二十九年(1690)八月,薨,谥曰良。据《掌故丛编》“圣祖谕旨”所载,康熙皇帝非常嗜好戏曲,他既喜欢昆曲也推

^①清康熙年间《笠翁十种曲》所收《玉搔头》卷首。

崇弋阳腔^①。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观赏兴趣,直接影响清代宫廷和王公府第的演出,都竞尚这两种声腔。如《宜男佩》四本三十齣(尾部略残损),写马士英侄马无际无恶不作,陷害卜世昌,霸占其妾萧韵娘,韵娘不屈,自刎而死。其子宜男长成后,终于为母报仇,合家团圆。这就是用昆弋两种声腔演出的台本。宁府也藏不少戏曲剧本,其书散出后,吴梅、傅惜华等皆有零本收藏。

这批梨园传本的抄录时间可以上溯明代万历末年,如佚名的《钵中莲》传奇,末页有“万历”、“庚申”等印记,或创作于万历四十七年庚申(1619),其抄录应在明末清初,它是“玉霜簪抄本戏曲”中年代最早的抄本。陈嘉樑重订《绣襦记》(上卷)的题记云:“乾隆五十三年菊月二十日录完,石蓉塘校正;共和国七年戊午冬十六日重订。”所谓“共和国七年”,即民国七年(1918)。可知抄本的下限在民国初年。因此,玉霜簪所藏曲本汇集了明末清初到民国年间各代的梨园抄本。

从这批抄本的题记来看,参与抄录的个人、堂号、班社和书屋等有三十多家。仅陈金雀家所用的就有馀庆堂、松寿堂、寿守堂、观心室等,他一门三代亲笔过录校订了大量昆曲演出本、曲谱、锣鼓谱、身段谱和昇平署承应戏等。除了陈金雀外,还有乾嘉时的苏州昆曲名伶曹文澜、龚兰荪、奚松年、孙茂林等。尤其是经曹文澜抄录校订者,不仅仅有总本和小本戏,而且昆曲名剧的折子戏零本,也大多出自他的手笔。过去多误传他是曹春山的祖父,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一家。曹文澜名春江,茂苑(今苏州)人,其堂号为耕心堂,嘉庆后期曾寓居北京。他与龚兰荪相友善,同为乾嘉时的名伶。精于律吕,擅长作曲订谱(抄本中的《八义记》总曲提纲、《三笑姻缘》总本四册,皆为他所谱曲)。工书,有魏晋风味;能文,编著有《绣像九美图全传》弹词行世。龚兰荪与曹文澜多有合作,但他自己也留下不少抄录和订谱的曲本。上海图书馆藏《至德周氏几礼居藏戏曲文献录存》,所收录的《昆弋身段谱》,系乾嘉时张季芳、李乾山、曹文澜、陈金雀等昆曲演员抄录的昆弋演出本汇集,未题编纂人,也不分卷。但在第一册《书馆》末,附有陈金雀的师承表:“张维让(太祖师)-朱景福-(师祖)-曹文澜(师父之岳父)-孙茂林(师傅)-陈金雀。”据此谱系,可知陈金雀同曹文澜、孙茂林的师承关系,他曾拜师孙茂林习小生,而孙茂林系曹的徒弟和女婿,陈金雀应该是曹文澜的再传弟子,因此,他们交游至为密切。曹文澜、龚兰荪、孙茂林(映雪堂)等,或为同门师承,或为亲友故旧,他们抄录订正的戏曲传本都被陈氏所收藏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玉霜簪藏曲中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,就是保存相当数量带有工尺谱和身段谱的曲本。如工尺谱有《琵琶记》、《千金记》、《狮吼记》、《红梨记》、《西楼记》、《一捧雪》、《钧天乐》、《雷峰塔》、《伏虎韬》(一至六册全谱,而曹心泉仅谱有稿本九出)、《双缘照》、《无底洞》、《祭泸江》、《金盆捞月》等总本或

^①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:《掌故丛编》,中华书局,1990年,第51页。

小本曲谱,还有大量的零出曲谱。最有价值的要数昆曲身段谱曲本,杜颖陶《玉霜簪所藏身段谱草目》介绍了《幽闺记》、《琵琶记》、《荆钗记》、《寻亲记》、《一种情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红梨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千忠禄》、《翡翠园》、《党人碑》等43个剧目七十一折身段谱,其中详谱就有六十五折^①,它们都是曹文澜、龚兰荪、孙茂林、陈金雀、金藤光、张宏均、马凤章、大庆记、至德书屋、存善堂等十七家的自用台本。在玉霜簪藏曲共五二六册中,据我们初步统计,约128个剧目中,340多折有详注或简注身段。工尺谱和身段谱作为历代艺人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结,先是口传心授,最后才经像曹文澜、陈金雀等文化艺术造诣高的艺人写定,使之成为昆曲演唱和表演的舞台规范。因此,玉霜簪藏曲中带有工尺谱和身段谱的曲本,是昆曲传承和创新的极为宝贵的文献。

对这批经历三百多年历史沧桑的梨园传本,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生前倍加爱护和珍惜,他不仅聘请专家整理,镶衬装订,加以函套,而且还亲手对某些剧本编号,并在每剧封页加钤“玉霜簪藏曲”古文印章;即使在抗战期间也一直携带身边,不让它们受到丝毫损失。“十年浩劫”时,程夫人果素瑛女士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,将玉霜簪藏曲转存于北京图书馆,才躲过那一场劫难^②。据云程氏后人为了集资筹建“程砚秋纪念馆”,才将“玉霜簪藏曲”推向嘉德公司拍卖会,北京大学图书馆慧眼识珠,购藏于该馆的善本书库。

这次编辑出版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簪珍本戏曲丛刊》,我们在清理核查中发现有些重要的稿本和抄本,已经从嘉德公司拍卖总目中消失。如卷首有康熙五十年辛未(1711)端午衡栖老人自序的稿本《双叩阊》、万历四十七年壬申(1619)抄本《钵中莲》、康熙三十四年(1695)张云生抄本《长生乐》、咸丰八年戊午(1858)谭光祥四折稿本杂剧(剧名佚)等。《双叩阊》因有北京图书馆拍摄的胶卷,才得以影印收入本丛刊,《钵中莲》则幸存当年杜颖陶的整理本(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《明清戏曲珍本辑选》),我们还能略窥该本的面貌,至于后两种不知流落何处。

在杜颖陶先生未加整理的散包抄本中,整本戏不多,主要是折子戏,虽然剧名重复者较多,但从拍卖目录来看,也不乏珍本、孤本和罕见本。最早抄本如乾隆四十四年(1779)三桂堂的旦脚单本《写本》、《堆花》等九折,乾隆五十六年(1791)三月初三陶文虎记《四声猿·骂曹》等。抄订者中也以陈氏一门为主,而乾隆至德书屋、曹文澜、奚松年皆有多种抄订本。如奚松年是乾隆后期苏州织造府的名演员,专攻大面,曾搭扬州盐商洪充实家班演出,他有《人兽关》、《翡翠园》、《看策》、《火判》等十余种演出本,及《双红记·青门》曲谱。从嘉庆至同治年间,昆曲名老生陈寿峰所钞单折剧本约二十余种,大多数是他的演出台本。民国五年(1916)陈铎(筠石)有《狮吼记》总本曲谱;未见著录

①《剧学月刊》第二卷第六期,民国二十二年(1933)。

②程永江:《关于〈玉霜簪藏抄本戏曲〉的几点说明》。

者,有光绪九年(1883)三月徐庆堂陈记《云鹤洞》下本曲谱、光绪十四年(1888)陈盛喜抄《双铃记》曲谱;至于乾隆四十五庚子(1780)、道光八年戊子(1828)凤鸣所记的《雷峰塔工尺谱》四册,其间相隔四十年之久,可见用心之诚之专。按:鸣凤,系击锣手金生之弟,为南府伶工,习净,兼工小生。道光七年(1827)南府改制被裁,携眷南归。整本戏有福寿班抄《荡寇志》(六本)、《菱花赚》(三十二出)、《双斑璧》(整本,道光二十五年乙巳(1845)榴月二十二日抄)、《双金牌》(二本)等传奇,皆不见于著录;仁寿堂抄《粉妆楼》(五本),虽见于王芷章《清昇平署曲目》中卷“传奇”著录,但仅存精抄本一册。《双金牌》、《粉妆楼》也非常罕见,只有梅兰芳缀玉轩有过录本。

散包抄本占玉霜簪藏曲的大部份,遗憾的是未能影印收入本书。“梅氏缀玉轩藏曲”为金匱陈氏所藏梨园抄本的另一半,民国二十二年(1933)年,虽傅惜华先生编过《缀玉轩所藏戏曲草目》二卷,但缀玉轩藏曲迭经变更收藏单位,目前究竟存本多少,散佚多少,都是未知数。何时能将梅、陈两家藏曲寻其流失,汰去重复,集中精品,再汇聚在一起刊印,使之珠联璧合,构成一座文献资料丰富的昆曲台本宝库。这不仅对戏曲文献的整理和出版者,更对戏曲史和戏曲表演艺术的研究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,大家将翘首以待。

附记:上海图书馆郭立暄研究员、首都图书馆邸小平博士帮我核查有关材料,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